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十一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

聰明男子做公卿，女子聰明不出身。 若許裙釵應科舉，女兒那見遜公卿。

自混沌初開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雖則造化無私，卻也陰陽分位。陽動陰靜，陽施陰受，陽外陰內。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，女子主一室之事。主四方之事的，頂冠束帶，謂之丈夫；出將入相，無所不為；須要博古通今，達權知變。主一室之事的，三綵梳頭，兩截穿衣。一日之計，止無過饗飧井臼；終身之計，止無過生男育女。所以大家閨女，雖曾讀書識字，也只要他識些姓名，記些帳目。他又不應科舉，不求名譽，詩文之事，全不相干。然雖如此，各人資性不同。有等愚蠢的女子，教他識兩個字，如登天之難。有等聰明的女子，一般過目成誦，不教而能。吟詩與李、杜爭強，作賦與班、馬鬥勝。這都是山川秀氣，偶然不鍾於男而鍾於女。且如漢有曹大家，他是個班固之妹，代兄續成漢史。又有個蔡琰，製《胡笳十八拍》，流傳後世。晉時有個謝道韞，與諸兄詠雪，有柳絮隨風之句，諸兄都不及他。唐時有個上官婕妤，中宗皇帝教他品第朝臣之詩，臧否一一不爽。至於大宋婦人，出色的更多。就中單表一個叫作李易安，一個叫作朱淑真。他兩個都是閨閣文章之伯，女流翰苑之才。論起相女配夫，也該對個聰明才子。爭奈月下老錯注了婚籍，都嫁了無才無學之人，每每怨恨之情，形於筆札。有詩為證：

鷓鴣鴛鴦作一池，曾知羽翼不相宜！

東君不與花為主，何似休生連理枝！

那李易安有《傷秋》一篇，調寄《聲聲慢》：

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正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力！雁過也，總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 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如今有誰欣賞？守著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，點點滴滴，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！

朱淑真時值秋間，丈夫出外，燈下獨坐無聊，聽得窗外雨聲滴點，吟成一絕：

哭損雙眸斷盡腸，怕黃昏到又昏黃。那堪細雨新秋夜，一點殘燈伴夜長！

後來刻成詩集一卷，取名《斷腸集》。

說話的，為何單表那兩個嫁人不著的？只為如今說一個聰明女子，嫁著一個聰明的丈夫，一唱一和，遂變出若干的話文。正是：

說來文士添佳興，道出閨中作美談。

話說四川眉州，古時謂之蜀郡，又曰嘉州，又曰眉山。山有嶺順、峨眉，水有岷江、環湖，山川之秀，鍾於人物。生出個博學名儒來，姓蘇，名洵，字明允，別號老泉。當時稱為老蘇。老蘇生下兩個孩兒，大蘇、小蘇。大蘇名軾，字子瞻，別號東坡；小蘇名轍，字子由，別號穎濱。二子都有文經武緯之才，博古通今之學，同科及第，名重朝廷，俱拜翰林學士之職。天下稱他兄弟，謂之二蘇。稱他父子，謂之三蘇。這也不在話下。更有一樁奇處，那山川之秀，偏萃於一門。兩個兒子未為希罕，又生個女兒，名曰小妹，其聰明絕世無雙，真個聞一知二，問一答一。因他父兄都是個大才子，朝談夕講，無非子史經書，目見耳聞，不少詩詞歌賦。自古道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況且小妹資性過人一倍，何事不曉。歲上隨父兄居於京師寓中，有繡球花一樹，時當春月，其花盛開。老泉賞玩了一回，取紙筆題詩，才寫得四句，報說：「門前客到！」老泉閣筆而起。小妹閑步到父親書房之內，看見桌上有詩四句：

天巧玲瓏玉一丘，迎眸爛熳總清幽。白雲疑向枝間出，明月應從此處留。

小妹覽畢，知是詠繡球花所作，認得父親筆跡，遂不待思索，續成後四句云：

瓣瓣折開蝴蝶翅，團團圍就水晶球。假饒借得香風送，何羨梅花在隴頭。

小妹題詩依舊放在桌上，款步歸房。老泉送客出門，復轉書房，方欲續完前韻，只見八句已足，讀之詞意俱美。疑是女兒小妹之筆，呼而問之，寫作果出其手。老泉嘆道：「可惜是個女子！若是個男兒，可不又是制科中一個有名人物！」自此愈加珍愛其女，恣其讀書博學，不復以女工督之。看看長成一六歲，立心要妙選天下才子，與之為配。急切難得。

忽一日，宰相王荊公著堂候官請老泉到府與之敘話。原來王荊公，諱安石，字介甫。初及第時，大有賢名。平日常不洗面，不脫衣，身上虱子無數。老泉惡其不近人情，異日必為奸臣，曾作《辨奸論》以譏之，荊公懷恨在心。後來見他大蘇、小蘇連登制科，遂捨怨而修好。老泉亦因荊公拜相，恐妨二子進取之路，也不免曲意相交。正是：

古人結交在意氣，今人結交為勢利。從來勢利不同心，何如意氣交情深。

是日，老泉赴荊公之召，無非商量些今古，議論了一番時事，遂取酒對酌，不覺忘懷酌酌。荊公偶然誇能：「小兒王雱，讀書只一遍，便能背誦。」老泉帶酒答道：「誰家兒子讀兩遍！」荊公道：「倒是老夫失言，不該班門弄斧。」老泉道：「不惟小兒只一遍，就是小女也只一遍。」荊公大驚道：「只知令郎大才，卻不知有令愛。眉山秀氣，盡屬公家矣！」老泉自悔失言，連忙告退。荊公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，遞與老泉道：「此乃小兒王雱窗課，相煩點定。」老泉納於袖中，唯唯而出。

回家睡至半夜，酒醒，想起前事：「不合自誇女孩兒之才。今介甫將兒子窗課屬吾點定，必為求親之事。這頭親事，非吾所願，卻又無計推辭。」沉吟到曉，梳洗已畢，取出王雱所作，次第看之，真乃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又不覺動了個愛才之意：「但不知女兒緣分如何？我如今將這文卷與女兒觀之，看他愛也不愛。」遂隱下姓名，吩咐丫鬟道：「這卷文字，乃是個少年名士所呈，求我點定。我不得閑暇，轉送與小姐，教他到批閱，閱完時，速來回話。」丫鬟將文字呈上小姐，傳達太老爺吩咐之語。小妹滴露研朱，從頭批點，須臾而畢。嘆道：「好文字！此必聰明才子所作。但秀氣泄盡，華而不實，恐非久長之器。」遂於卷面批云：

新奇藻麗，是其所長；含蓄雍容，是其所短。取巍科則有餘，享大年則不足。

後來王雱九歲中了頭名狀元，未幾夭亡。可見小妹知人之明，這是後話。卻說小妹寫罷批語，叫丫鬟將文卷納還父親。老泉一見大驚：「這批語如何回復得介甫！必然取怪。」一時污損了卷面，無可奈何，卻好堂候官到門：「奉相公鈞旨，取昨日文卷，面見太爺，還有話稟。」老泉此時，手足無措，只得將卷面割去，重新換過，加上好批語，親手交堂候官收訖。堂候官道：「相公還吩咐得有一言，動問貴府小姐曾許人否？倘未許人，相府願諧秦晉。」老泉道：「相府請親，老夫豈敢不從。只是小女貌醜，恐不足當金屋之選。相煩好言達上，但訪問自知，並非老夫推托。」堂候官領命，回復荊公。

荊公看見卷面換了，已有三分不悅。又恐怕蘇小姐容貌真個不揚，不中兒子之意，密地差人打聽。原來蘇東坡學士，常與小妹互相嘲戲。東坡是一嘴鬍子，小妹嘲云：

口角幾回無覓處，忽聞毛裡有聲傳。

小妹額顛凸起，東坡答嘲云：

未出庭前三五步，額頭先到畫堂前。

小妹又嘲東坡下額之長云：

去年一點相思淚，至今流不到腮邊。

東坡因小妹雙眼微樞，復答云：

幾回拭臉深難到，留卻汪汪兩道泉。

訪事的得了此言，回復荊公，說：「蘇小姐才調實高絕，若論容貌，也只平常。」荊公遂將姻事擱起不題。然雖如此，卻因相府求親一事，將小妹才名播滿了京城。以後聞得相府親事不諧，慕名來求者，不計其數。老泉都教呈上文字，把與女孩兒自閱。也有一筆塗倒的，也有點不上兩三句的。就中只有一卷，文字做得好。看他卷面寫有姓名，叫做秦觀。小妹批四句云：

今日聰明秀才，他年風流學士。可惜二蘇同時，不然橫行一世。

這批語明說秦觀的文才，在大蘇小蘇之間，除卻二蘇，沒人及得。老泉看了，已知女兒選中了此人。吩咐門上：「但是秦觀秀才來時，快請相見。餘的都與我辭去。」誰知眾人呈卷的，都在討信，只有秦觀不到。卻是為何？那秦觀秀才字少游，他是揚州府高郵人。腹飽萬言，眼空一世。生平敬服的，只有蘇家兄弟，以下的都不在意。今日慕小妹之才，雖然銜玉求售，又怕損了自己的名譽，不肯隨行逐隊，尋消問息。老泉見秦觀不到，反央人去秦家寓所致意。少游心中暗喜。又想到：「小妹才名得於傳聞，未曾面試，又聞得他容貌不揚，額顛凸出，眼睛凹進，不知是何等鬼臉？如何得見他一面，方才放心。」打聽得三月初一日，要在岳廟燒香，趁此機會，改換衣裝，闖個分曉。正是：

眼見方為的，傳聞未必真。若信傳聞語，枉盡世間人。

從來大人女眷入廟進香，不是早，定是夜。為甚麼？早則人未來，夜則人已散。秦少游到三月初一日五更時分，就起來梳洗，打扮個遊方道人模樣：頭裹青布唐巾，耳後露兩個石碾的假玉環兒，身穿皂布道袍，腰繫黃籙，足穿淨襪草履，項上掛一串拇指大的數珠，手中托一個金漆鉢盂，侵早就到東岳廟前伺候。天色黎明，蘇小姐轎子已到。少游走開一步，讓他轎子入廟，歇於左廊之下。小妹出轎上殿，少游已看見了。雖不是妖嬈美麗，卻也清雅幽閑，全無俗韻：「但不知他才調真正如何？」約莫焚香已畢，少游卻循廊而上，在殿左相遇。少游打個問訊云：

小姐有福有壽，願發慈悲。

小妹應聲答云：

道人何德何能，敢求布施！

少游又問訊云：

願小姐身如藥樹，百病不生。

小妹一頭走，一頭答應：

隨道人口吐蓮花，半文無捨。

少游直跟到轎前，又問訊云：

小娘子一天歡喜，如何撒手寶山？

小妹隨口又答云：

風道人恁地貪痴，那得隨身金穴！

小妹一頭說，一頭上轎。少游轉身時，口中喃出一句道：「『風道人』得對『小娘子』，萬千之幸！」小妹上了轎，全不在意。跟隨的老院子，卻聽得了，怪這道人放肆，方欲回身尋鬧，只見廊下走出一個垂髫的俊童，對著那道人叫道：「相公這裡來更衣。」那道人便前走，童兒後隨。老院子將童兒肩上前地捻了一把，低聲問道：「前面是那個相公？」童兒道：「是高郵秦少游相公。」老院子便不言語。回來時，就與老婆說知了。這句話就傳入內裡，小妹才曉得那化緣的道人是秦少游假扮的，付之一笑，囑咐丫鬟們休得多口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秦少游那日飽看了小妹容貌不醜，況且應答如響，其才自不必言。擇了吉日，親往求親。老泉應允，少不得下財納幣。此是二月初旬的事。少游急欲完婚，小妹不肯。他看定秦觀文字，必然中選。試期已近，欲要象簡烏紗，洞房花燭，少游只得依他。到三月初三禮部大試之期，秦觀一舉成名，中了制科。到蘇府來拜丈人，就稟復完婚一事。因寓中無人，欲就蘇府花燭。老泉笑道：「今日掛榜，脫白掛綠，便是上吉之日，何必另選日子。只今晚便在小寓成親，豈不美哉！」東坡學士從旁贊成。是夜與小妹雙雙拜堂，成就了百年姻眷。正是：

聰明女得聰明婿，大登科後小登科。

其夜月明如晝。少游在前廳筵宴已畢，方欲進房，只見房門緊閉，庭中擺著小小一張桌兒，桌上排列紙墨筆硯，三個封兒，三個盞兒，一個是玉盞，一個是銀盞，一個是瓦盞。青衣小鬟守立旁邊。少游道：「相煩傳語小姐，新郎已到，何不開門？」丫鬟道：「奉小姐之命，有三個題目在此，三試俱中式，方准進房。這三個紙封兒便是題目在內。」少游指著三個盞道：「這又是甚的意思？」丫鬟道：「那玉盞是盛酒的，那銀盞是盛茶的，那瓦盞是盛寡水的。三試俱中，玉盞內美酒三杯，請進香房。兩試中了，一試不中，銀盞內清茶解渴，直待來宵再試。一試中了，兩試不中，瓦盞內呷口淡水，罰在外廂讀書三個月。」少游微微冷笑道：「別個秀才來應舉時，就要告命題容易了，下官曾應過制科，青錢萬選，莫說三個題目，就是三百個，我何懼哉！」丫鬟道：「俺小姐不比尋常官試官，之乎者也應個故事而已。他的題目好難哩！第一題，是絕句一首，要新郎也做一首，合了出題之意，方為中式。第二題四句詩，藏著四個古人，猜得一個也不差，方為中式。到第三題，就容易了，止要做個七字對兒，對得好便得飲美酒，進香房了。」少游道：「請第一題。」丫鬟取第一個紙封拆開，請新郎自看。少游看時，封著花箋一幅，寫詩四句道：

銅鐵投洪冶，螻蟻上粉牆。陰陽無二義，天地我中央。

少游想道：「這個題目，別人做定猜不著。則我曾假扮做雲遊道人，在岳廟化緣，去相那蘇小姐。此四句乃含著『化緣道人』四字，明明嘲我。」遂於月下取筆寫詩一首於題後云：

化工何意把春催？緣到名園花自開。道是東風原有主，人人不敢上花臺。

丫鬟見詩完，將第一幅花箋褶做三疊，從窗隙中塞進，高叫道：「新郎交卷，第一場完。」小妹覽詩，每句頂上一字，合之乃「化緣道人」四字，微微而笑。

少游又開第二封看之，也是花箋一幅，題詩四句：

強爺勝祖有施為，鑿壁偷光夜讀書。縫線路中常憶母，老翁終日倚門闕。

少游見了，略不凝思，一一注明。第一句是孫權，第二句是孔明，第三句是子思，第四句是太公望。丫鬟又從窗隙遞進。少游口雖不語，心下想道：「兩個題目，眼見難我不倒，第三題是個對兒，我五六歲時便會對句，不足為難。」再拆開第三幅花箋，內出對云：

閉門推出窗前月。

初看時覺道容易，仔細思來，這對出得盡巧。若對得平常了，不見本事。左思右想，不得其對。聽得譙樓三鼓將闌，構思不就，愈加慌迫。

卻說東坡此時尚未曾睡，且來打聽妹夫消息。望見少游在庭中團團而步，口裡只管吟哦「閉門推出窗前月」七個字，右手做推窗之勢。東坡想道：「此必小妹以此對難之，少游為其所困矣！我不解圍，誰為撮合？」急切思之，亦未有好對。庭中有花缸一隻，滿滿的貯著一缸清水，少游步了一回，偶然倚缸看水。東坡望見，觸動了他靈機，道：「有了！」欲待教他對了，誠恐小妹知覺，連累妹夫體面，不好看相。東坡遠遠站著咳嗽一聲，就地下取小小磚片，投向缸中。那水為磚片所激，躍起幾點，撲在少游面上。水中天光月影，紛紛淆亂。少游當下曉悟，遂援筆對云：

投石沖開水底天。

丫鬟交了第三遍試卷，只聽呀的一聲，房門大開，內又走出一個侍兒，手捧銀壺，將美酒斟於玉盞之內，獻上新郎，口稱：「才子請滿飲三杯，權當花紅賞勞。」少游此時意氣揚揚，連進三盞，丫鬟擁入香房。這一夜，佳人才子，好不稱意。正是：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

自此夫妻和美，不在話下。後少游宦遊浙中，東坡學士在京，小妹思想哥哥，到京省視。東坡有個禪友，叫做佛印禪師，嘗勸東坡急流勇退。一日寄長歌一篇，東坡看時，卻也寫得怪異，每二字一連，共一百三〇對字。你道寫的是甚字？

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岩
岩 畔畔 花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麗麗 山山 前前 煙煙 霧霧 起起 清清 浮浮 浪浪
浪 促促 潺潺 潏潏 水水 景景 幽幽 深深 處處 好好 追追 遊遊 傍傍 水水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光光
光 皎皎 潔潔 玲玲 瓏瓏 似似 墜墜 銀銀 花花 折折 最最 好好 柔柔 茸茸 溪溪 畔畔 草草 青青 雙雙 蝴
蝴 蝶蝶 飛飛 來來 到到 落落 花花 林林 裡裡 鳥鳥 啼啼 叫叫 不不 休休 為為 憶憶 春春 光光 好好 楊
楊 柳柳 枝枝 頭頭 春春 色色 秀秀 時時 常常 共共 飲飲 春春 濃濃 酒酒 似似 醉醉 閒閒 行行 春春 色
色 裡裡 相相 逢逢 競競 憶憶 遊遊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歸歸 去去 來來 休休 役役

東坡看了兩三遍，一時念將不出，只是沉吟。小妹取過，一覽了然，便道：「哥哥，此歌有何難解！待妹子念與你聽。」即時朗誦云：

野鳥啼，野鳥啼時時有思。有思春氣桃花發，春氣桃花發滿枝。滿枝鶯雀相呼喚，鶯雀相呼喚岩畔。岩畔花紅似錦屏，花紅似錦屏堪看。堪看山山秀麗，秀麗山前煙霧起。山前煙霧起清浮，清浮浪促潺潺水。浪促潺潺水景幽，景幽深處好，深處好追遊。追遊傍水花，傍水花似雪。似雪梨花光皎潔，梨花光皎潔玲瓏。玲瓏似墜銀花折，似墜銀花折最好。最好柔茸溪畔草，柔茸溪畔草青青。雙雙蝴蝶飛來到，蝴蝶飛來到落花。落花林裡鳥啼叫，林裡鳥啼叫不休。不休為憶春光好，為憶春光好楊柳。楊柳枝枝春色秀，春色秀時常共飲。時常共飲春濃酒，春濃酒似醉。似醉閒行春色裡，閒行春色裡相逢。相逢競憶遊山水，競憶遊山水心息。心息悠悠歸去來，歸去來休休役役。

東坡聽念，大驚道：「吾妹敏悟，吾所不及！若為男子，官位必遠勝於我矣！」遂將佛印原寫長歌，並小妹所定句讀，都寫出來，做一封兒寄與少游。因述自己再讀不解，小妹一覽而知之故。少游初看佛印所書，亦不能解。後讀小妹之句，如夢初覺，深加愧嘆。答以短歌云：

未及梵僧歌，詞重而意複。字字如聯珠，行行如貫玉。

想汝惟一覽，顧我勞三復。裁詩思遠寄，因以真類觸。

汝其審思之，可表予心曲。

短歌後製成疊字詩一首，卻又寫得古怪：

思伊久阻歸期

靜 憶

轉漏聞時離別

少游書信到時，正值東坡與小妹在湖上看採蓮。東坡先拆書看了，遞與小妹，問道：「汝能解否？」小妹道：「此詩乃仿佛印禪師之體也。」即念云：

靜思伊久阻歸期，久阻歸期憶別離。憶別離時聞漏轉，時聞漏轉靜思伊。

東坡嘆道：「吾妹真絕世聰明人也！今日採蓮勝會，可即事各和一首，寄與少游，使知你我今日之遊。」東坡詩成，小妹亦就。小妹詩云：

蓮人在綠楊津

採 一

玉嗽聲歌新闕

東坡詩云：

花歸去馬如飛

賞 酒

暮已時醒微力

照少游詩念出，小妹疊字詩，道是：

採蓮人在綠楊津，在綠楊津一闕新。一闕新歌聲嗽玉，歌聲嗽玉採蓮人。

東坡疊字詩，道是：

賞花歸去馬如飛，去馬如飛酒力微。酒力微醒時已暮，醒時已暮賞花歸。

二詩寄去，少游讀罷，嘆賞不已。其夫婦酬和之詩甚多，不能詳述。後來少游以才名被徵為翰林學士，與二蘇同官。一時郎舅三人，並居史職，古所希有。於是宣仁太后亦聞蘇小妹之才，每每遣內官賜以綢帛或飲饌之類，索他題詠。每得一篇，宮中傳誦，聲播京都。其後小妹先少游而卒，少游思念不置，終身不復娶云。有詩為證：

文章自古說三蘇，小妹聰明勝丈夫。

三難新郎真異事，一門秀氣世間無。